

盛世双骄◎著

【北京玩主挚友】

北京话 前传

谁脏了我的灵魂

这里发生的故事
和每个生活在都市里的人都息息相关……

名利场·长篇揭秘小说

新华出版

盛世双骄◎著

【北京玩主挚友】

名利场·长篇揭秘小说

谁脏了我的灵魂

北京诱惑 前传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诱惑前传:谁脏了我的灵魂/盛世双骄著.—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5
ISBN 978-7-5011-8777-5

I.北… II.盛…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0356 号

北京诱惑前传:谁脏了我的灵魂

作 者:盛世双骄

责任编辑:张 程

策划编辑:刘杰辉 安映歌

特约编辑:李 含

封面设计:小徐书装

版式设计:徐 超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邮 编:10004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1/16

印 张:18

字 数:200千字

版 次:2009年6月第一版

印 次:2009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1-8777-5

定 价:28.00元

本社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010)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10)68567357

北京情惑
BEIJING OF FLOQUANZHUAN
谁动了我的灵魂

【目录】

- 第1章 红与黑 / 001
- 第2章 漂亮朋友 / 029
- 第3章 众生浮世记 / 053
- 第4章 麦田里的守望者 / 081
- 第5章 名利场 / 099
- 第6章 真空地带 / 121
- 第7章 暗 算 / 139
- 第8章 飘 / 175
- 第9章 阴谋与爱情 / 203
- 第10章 追忆似水流年 / 231
- 第11章 幻 灭 / 251
- 尾声 / 281

第1章 红与黑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我本不过是一只小羊，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却只能被命运摆布，不得不为填满老虎的胃口充当做局的卒子。为图得苟延残喘而贪恋那少许残羹冷炙，但更为了不在丛林里迷失。即便只是他人手里可用可弃的棋子，我还一直守有一片狭小的心灵自留地，也好在混沌中时常找到自我……



1

和煦的阳光仿佛情人眼波般温柔，风中带着滑腻的水汽，滋润着我饱满的肌肤。我左手端着一樽镶满百克拉钻石的白金杯盛着 1978 年的蒙塔榭葡萄酒，右手掐着一支哈瓦那雪茄，站在布加迪威龙车的敞篷后座上，巡视着我辽阔的庄园。我的意大利司机把车开得快而稳。天空中四架 F5 直升机与我的车并驾齐驱，岗楼上我的雇佣兵用旗语向我致敬。

远处的围栏里，我新买来的几头孟加拉幼虎正在嬉戏滚打，过几天还有几头非洲幼狮运来扩充我的狮虎山。灵动的瞪羚和斑马群从车子两侧呼啸而过，几头亚洲象似乎刚刚睡醒，憨态可掬地望着我。

车子很快到了天心湖。天心湖的湖水是从长白山天池空运来的，每昼夜清换一次，以保证任何时候都清澈见底、清爽彻骨；以保证任何时候里面都盛满了各个种族、各种肤色的美女。她们永远年轻美丽永远只属于我。我仰天长啸，狂妄地喊着：“明天我要买下整个世界……”苍天无语，却送来几声雷鸣，仿佛是为我助威的战鼓。我得意地大笑着，声震四野，天地轰鸣。

然而我分明听见了一个清晰的声音在我耳边暧昧地说：“大哥，七点了！七点了，大哥……”我缓缓睁开眼，一片昏黄的光刺得眼睑发胀，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子站在光晕里，眉眼模糊，只有胸前的工作牌闪闪发光。我用力搓着脸皮挣扎着坐起来，意识终于慢慢恢复了。

昨天早上我的出租房忽然停了暖气，一天工夫墙上就结出了厚厚的霜。房东老太说是老毛病了马上找人修，还说要是挨不住就去她那儿凑合一夜，但是被我婉言谢绝了。我正当年少的阳光男孩往你一个奔五十的老寡妇家借宿，好说不好听啊。无奈之下只好去离公司最近的乐康洗浴城凑合一下，等到了又发现手机电池彻底罢工，只好托个领班小弟在早上七点钟叫我起床。

这几年没少来这儿，从领班到搓澡的全和我相熟。今天客房原本满了，好在那个楼层经理会来事儿，愣给我腾了间职工宿舍出来，包房费也免了。只不过每个房间都是隔离板搭的破豆腐渣工程，隔音效果极差，隔壁整夜闹哄哄的，害我一夜无法入睡。

那小子看我起来了，丝毫没有离去的意思，打趣地问：“大哥，刚才你笑得大声了，梦着啥好事了？”

我揉着太阳穴随口说：“我梦见捡了五十块钱，以为发大财了正乐着呢，没想到这钱是你丢的，又得还你。”说着从浴袍的暗兜里把事先准备好的五十块钱扔给他。小子连忙道谢，忽然神秘地趴在我耳边说：“大哥，今晚我们这儿有两个新人要到，手艺不错，我替你跟经理说一声，等到了让大哥先试试咋样？”

我懒懒一笑没理他，呵欠连天地走出去。这梦做得奢侈无度光怪陆离，前无古梦，后无来魇，搞得我荷尔蒙紊乱，浑身都不带劲。顺着台阶下楼，迎面正撞见美娜端着个化妆箱往上走，膝盖上文的黑蝴蝶一跳一跳的，栩栩如生。

想必又是顶了一个整夜的大班儿，整个人看上去目光恍惚、神色萎靡，猪拱完的白菜啥样她啥样，全没了平时的水灵劲儿。她看见我，勉强地挤出笑脸叫了声“文哥”，被我一把拦腰搂住，我笑着问：“这一晚上加几个



钟啊？把我妹妹熬成这样？”

她撇了撇嘴，眼圈一红差点哭出来。我替她捋了捋头发，故作伤感地说：“你们老板可真是的，就是不知道薄利多销，老指望你们几个那还不多年媳妇熬成婆了？”她瞥了我一眼说：“你要真心疼我咋不包我一夜让我好好睡觉呢？”我假装愧疚地说：“下次一定，下次一定。”说着往那张红润的小嘴亲过去。她连忙往后一躲，小声说：“别闹！”

我不愿强人所难，缩了回来，心想还是不搅扰劳动人民为妙，在她屁股上狠掐了一把便落荒而逃了。

冲个澡换完衣服出来，被迎面一股冷风吹得直打激灵，地上一指多深的雪似乎是后半夜下的，气温又降了好几度。在角落里找到我那辆被雪活埋了的中华骏捷，费了半天劲才把玻璃上的雪扫干净，露出里面的斑斑泥点和遍体鳞伤的车漆。看着它，我想起梦中的布加迪威龙，只觉得它比狗屎都不如。

车里冷得像冰窖，等了老半天暖风才上来。我先开车回了趟出租房把手机电池换了，刚开机就弹出一大堆信息来，十一个来电提示都是老周打来的，唯一的一条短信也是他发的，上面只写了四个字——“速来现场！”

一大串惊叹号好像一把把磨亮的刀，我知道出事了，连忙拨通他的电话。老周用公鸭嗓惴惴不安地说：“小文，赶紧过来，现场砸伤人了！”我一下子精神了，声音颤抖着问：“是砸伤了还是砸死了？”老周说：“不好说！”我的火气也上来了，吼道：“你他妈精神点，是砸伤还是砸死？”老周支吾了半天也没说明白，就是一个劲儿地催我过去。我懒得再骂他，挂了电话一脚朝油门踩下去，飞转的轮胎卷起满地碎雪打在挡泥板上当当作

响，握方向盘的手已有些抖了。

2

一想起老周我就有气，快五十岁的人了，在公司混的年头儿比我的岁数都大，可就是狗肉上不了席，胆儿比耗子还小，放屁都怕崩着脚后跟。要不是他背后有人罩着，赵总早把他削职为民永不复用了。刚来公司时还是他带着我呢，没成想三年不到师傅就给徒弟打下手了。

上回拆迁西庙那块地，有个大钉子户说什么也不露面，老周在现场窝了一个礼拜愣是没敢动工。当时我到豪格房地产上班还没过试用期，一直在人力资源部闲混，隔着墙听见赵总在电话里咆哮如雷，把老周全家上下外加祖宗十八代问候了个遍。我鬼使神差地出了门，正好碰见赵总气急败坏地走出来。他抬眼看见我时似乎琢磨了一下，然后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去西庙把周正发换回来，这活儿交给你了。一个礼拜拿下来我提拔你，拿不下来你就别回来了，我的公司不养废物。”我当时浑身一哆嗦，咬着牙点了点头，心里既兴奋又恐慌，知道自己碰上人生又一个悬崖了，跳过去就是建功立业，掉下去便是折戟沉沙。

西庙那片烂摊子，大部分都是违章建筑，先请城建局来两个人吓唬吓唬，再适当给点儿拆迁费一打发，动迁户全都争先恐后地搬家了。前期工作老周其实干得不错，只是半路忽然杀出个老油条，先是从别人手里买了四五间平房，然后说什么也不露面，就这么一拖再拖，事情自然耽误了。



我花了一天时间把西庙拆迁现场的基本情况整理出来给赵总交上去，另附上几种处理方案，老头子看得眉开眼笑，连夸自己没看错人，立刻分兵派将归我调配。

其实我心里清楚得很，赵总虽然是老板，可公司里几个副总都是当年跟着他打天下的老乡，几十年的兄弟情分难以割舍。老周是钱总的人，不好随意处置，但只要我把事情做成了，老周想不挪地方都难，我也顺势成了赵总的心腹。公司这么多活儿同时开工，明里暗里说不清的事比牛毛还多，多一个心腹在里面，他的眼睛自然就亮了一分。

机遇夹着风险劈头盖脸地向我砸下来，事情办不成固然要卷铺盖走人，即使办成了也难保不会卷进公司内部斗争里，万一赵总有个闪失必定拉我垫背，那就足够我喝一坛子的。但转念一想，我一个刚出道的小马仔怕个球，拼着当炮灰也得赌一赌，无论如何总要先办出点气势来看看。

这年头不怕不要命的，就怕后台硬的，托人几番打听总算知道了那钉子户的大号叫王宝龙，似乎是道儿上混过的，只不过这两年日渐败落，连老婆都跟人跑了，就靠着空架子吓唬人而已，时不时就被公安局逮起来关几天。

我托人搞到了一张他的名片，上面印着：振兴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鼎鑫集团董事长、明恒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宝龙。这一大串名衔越发把他衬托成了江湖骗子。我冷冷一笑，立即率军出征。

3

强制拆迁不能等天亮，凌晨四点多我带着两路人马杀到现场。一路是河南的民工兄弟，一路是当地的青皮混混儿，燕翅形排开压住阵脚。有生以来头一次指挥这么大的阵势，我一时壮志满胸，就想左手轻拂羽扇，右手倒拖长刀，再仰天长笑一声以抒豪情。

三辆小抓机从拖车上卸下，在拆迁区里横冲直撞，所向披靡，暴土扬尘中一爿爿平房土崩瓦解，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将西庙夷为平地时天色已然见亮，我将令旗一摆，吩咐左右鸣金收兵，真是好一场大胜啊。

政府有规定，小抓机是不允许上公路的，只能把拖车开到路边，等三辆小抓机依次爬上。可就在最后一辆小抓机将上未上的时候，突然从胡同里钻出一辆黑色马自达，不偏不倚地扎到拖车和小抓机之间。

车门一开，从里面下来个四十多岁的胖子，天还黑着就把墨镜戴上冒充帝国黑客。剃着平头，衬衫胸前的扣敞着，露出心窝处一个龙头文身。离老远就听见他在骂：“谁拆的？谁拆的？谁他妈批准你们拆我房子的？老子挤出你蛋黄来……”

这位自然就是传说中的王老大了，我原本想亲自会会他，可自己是现场负责的，不能轻易露面，当天给我打下手的是从内勤处借调来的小夏，学名夏志国，大专刚毕业的小屁孩儿，比我进公司整晚了半年。我使了个眼色让他先过去调和，自己则转身上拖车的驾驶室。



小夏估计也没经过这阵势，只能硬着头皮过去，把我事先教他的词儿背诵了一遍，却被王老大一顿夹枪带棒的辱骂臊了个半红脸，双拳紧握差点上去动武，不住地往我这边看。

我算计着不能再等了，天一亮肯定有围观者，众目睽睽之下啥事儿都不好办，当即唤过给我压场子的金承虎。这头金老虎可是山上下来的，在附近百十里虎啸山林、威名赫赫。他脖子上挂着金链子，浑身有数不清的刀疤，双手血迹斑斑，吃着好几条人命官司。赵总为了请他不知搭了多少香火钱，我自然不敢怠慢，敬了根“国烟”过去，一脸恳切地说：“虎哥，靠您了！”他嘿嘿一笑把烟夹在耳朵上，带了几个晃晃荡荡地走过去。话不投机当场动手，七八个人把王老大捆猪似的抬进旁边的胡同里，老远就能听见他杀猪般的嚎叫声。

十分钟后王宝龙被抬出来时已满脸挂花，老虎帮他整了整衣服，态度良好地说：“龙哥，给兄弟个面子把车开走，大家脸上都好看。”

王老大一口血唾沫喷过去，骂道：“老子当初耍枪弄棒的时候你妈还没怀孕呢，你他妈敢打我？”金老虎哈哈一笑，忽然一个嘴巴掴过去，笑着问他：“谁打你了？”反手又是一计耳光，再问，“谁看见我打你了？”八个小弟又把王老大抬回胡同，二十分钟之后再抬回来时，王老大已是一瘸一拐，二话没说开着车走了。

这时候旁边的居民区里已经有几个老头出来遛早儿了，所幸没人愿意管这闲事。我吐掉嘴里的烟蒂，指挥小抓机上车，两队人马各就其位扬长而去。

4

事情自然完不了，第二天上午我刚到拆迁办公室，一根烟还没吸完就看见脸缠得跟木乃伊似的王宝龙一瘸一拐地晃进来。当时屋里五六个人都在，他偏偏一屁股坐在我对面，两眼血丝密布、眼屎倒挂，直勾勾地盯着我看。

我起身倒了杯冰水给他，故作热情地问：“大哥有事儿啊？”那厮白眼上翻看着顶棚，只把两个黑毛外张的鼻孔对着我，长叹一声说：“大哥没混好啊，大哥长这么大还没挨过打呢。我王宝龙也是道儿上混的，97年在吉祥商贸罩过场子，01年在太平开过洗浴，你咋不打听打听？可就在昨天，我居然像条死狗一样被人拖来拖去，就这么打我！”说着啪地给自己一个嘴巴，清脆悦耳，出手无情。“就这么打我！”啪的又是一下，响如洪钟，余音绕梁。

我冷冷地看着他连抽了自己三四个耳光。毕竟要注意影响，我急忙喝止住说：“你有事儿没事儿？有事儿你说事儿，我们酌情给予解决。”说着拿出纸笔假装要记录。

王老大停了手，嘴里嘟嘟囔囔地算了半天，忽然说：“西庙那块地有我四间房子，一共二百三十六平米，里面有四十二寸三星液晶电视一台，海尔冰箱一台，LG洗衣机一台，嘉陵摩托车两辆，还有一大堆别人给我打的欠条大概有二十多万，你们看着赔吧！”



我扶了扶眼镜，不动声色地问：“赔也得有个价儿啊？”

那厮拍案而起，声嘶力竭地喊：“低于二百万这事儿没完！”然后阴森一笑，又补充一句，“这还不算我的医药费呢。”

我看了他五秒钟，表情暧昧地笑了笑，说：“我还有事儿得出去，有空儿来串门啊。”说着把笔一摔往外就走，王老大嚷道：“不给我解决你哪儿也别想去！”说着就要揪我领子。我一把推开他，声音比他高了八度，“我没空儿陪你做梦，你要打咱现在就出去练练，你想手拉手（打官司）咱就法院见。”说完看也不看他径直出了门，一转弯偷偷溜进了门口的接待室。

接待室那天赶上刘雪琪当班，她正低着头不知给谁发短信，见我进来送上嫣然一笑，紧身牛仔裙衬得她身材玲珑浮凸，十分诱人。弯腰去给我倒水时她将臀部拱出个夸张的弧度，我瞥了一眼，心里麻酥酥的。

和我一起应聘进公司的只有两个没学历，一个是她，另一个是和她两天一倒班的杨洋，合称“雪岭双姝”。她们每天端坐在接待室里，有人来办事就帮着指引一下，大部分时间是怀抱一本言情小说，手托香腮，眼波流转，做苦闷思春状。可就这样，这两人的工资比我还高，上下班都是好车接送，最差的一款也是进口 A6。

小夏垂涎她俩许久了，没事儿就跟我唠叨说今天和谁说了几句话，把谁逗笑了几次，他信誓旦旦要一网打尽，最好能一箭双雕。每当说得自己欲火熊熊，便缠着我带他去乐康洗浴城娱乐。他刚来公司还没过试用期，每月工资只开一千五，到了月中就哭穷，钱都花在潇洒上了。

算起来小夏跟我有几个月了，基本上我指哪儿他打哪儿，使着还算顺手。我整天跟他扬言说兄弟如手足马子如衣服，虽然看着“双姝”眼馋，碍于这层关系倒不好跟她们太亲密，只有暗骂小夏这狗日的，第一次买衣

服就要挑件貂皮的。

我一声不吭地捡起她桌上的袖珍言情本，随手翻了几页，感觉俗不可耐，一看就是台湾家庭妇女的产品，把老公送上班，把孩子送上学之后，窝在自家沙发上喝着减肥茶、抠着脚丫子就写出来了，居然还能换来钱买化妆品，居然还有人追捧着看。

再翻几页已露出媚俗市场的本色来，淫词浪语不胜枚举，真是气煞一代文学青年出身的我了。

我清了清喉咙，响亮地把这些刺眼的字节念出来，一边用眼角瞟着刘雪琪，刘雪琪已经收起手机，樱唇含笑看着我，居然听得饶有兴致。我猛地把书摔在桌上，训斥道：“污言秽语，有辱斯文。你成天就看这书？哎？你多大了就敢看这书？”

她白了我一眼说：“姑奶奶芳龄二十，有意见吗？”

东拉西扯地调戏了她半天，终于看见王宝龙气急败坏地从拆迁办出来，嘴里骂骂咧咧的不知嘟囔些什么。我赶紧一低头钻到桌底下。

五分钟后刘雪琪才坏笑着说：“出来吧，唉——恶人自有恶人磨，原来你也有怕的时候啊。”我揉着老腰钻出来，随口说：“这不叫怕，这叫策略。就好像我要哄女孩子，起先必须得言听计从，买衣服，献玫瑰，送首饰，总要把个奴才相装足了，等到得手之后觉得腻了再一脚踢开……”还没说完就差点被她一脚踢开了。



5

出门之后合计了一下，办公室暂时还是不回的好，我点了根烟边走边想，越想越感觉不对，昨天我并没露面儿，王宝龙咋一进门就认准是我呢？到底是混过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眼线居然打入我军内部了。事已至此如同箭在弦上容不得我心慈手软了，我掏出手机拨了金承虎的电话。

我开门见山，把王宝龙的事儿简单说了说，那金老虎哼了一声说：“老弟的意思是让他服软、住院还是彻底震住？”我一字一句地说：“三位一体！”

绿岛咖啡屋，情调高雅，格局隐蔽，到了晚上灯光昏暗气氛暧昧。内设单间都是有顶棚、门带反锁的，中央空调换气效果良好，实心硬木墙隔音效果超强，宽敞豪华，每间都是世外桃源，实在是操练婚外恋、一夜情的好所在。即便一杯市价二十块钱的哥伦比亚咖啡在这儿卖一百块，一盘日月潭黑瓜子卖四十八块，这里仍然门庭若市，生意好得让人眼红。

我在前厅的散座找个靠窗的位置，要了一杯咖啡两盘坚果，闷闷地等金承虎的消息。斜对面坐着个年过不惑的大姐，正用一柄好似耳挖勺的小匙一小口一小口地抿着咖啡，双眼忧郁而迷离。她脸上的浓妆使她看上去好像澳大利亚考拉。上身小衬衫，下身牛仔裤，扮相颇为清纯，仿佛待嫁的少女正在憧憬自己的情郎。可惜的是，如她这般年纪涂多浓的妆都掩不住下垂的眼袋和嘴角。

我正在打量着，她忽然一眼望过来，四目对视中竟冲我羞涩地一笑，

眼角两道鱼尾纹立刻暴露无遗，笑容里带着掩饰不住的贪婪之意。我憋着笑去了趟洗手间，放完水后对着镜子梳理头发，只见镜里的文明西服笔挺，眼镜闪光，鼻直口阔，眉目传神，咋看咋带劲儿，难怪外面那位正值虎狼之年的怨妇会馋涎欲滴。可惜今晚有正事儿，否则我必顺水推舟，泽被佳人。

转身出来，见金承虎夹着个包推门进来，东张西望地找我。我打了个招呼，摆手让侍应生在楼上开个单间，便和老虎搭着肩膀上了楼。单间的门反锁上，我先敬了支烟过去又帮着点上，这才说：“辛苦老虎哥了！”他一脸讪笑地点点头，开门见山地说：“王宝龙当初混得好的时候也养了一帮小弟，现在有不少都跟我了，想堵他还不容易？今儿早上两点多他才回的家，刚下车就被我的人按住，从头到尾一句话没有，修理彻底了算完事。”

我的心战栗了一下，无可奈何地说：“别弄出人命啊，事儿闹大了我不好交代。”

金承虎轻松一笑，说：“你哥哥办事有分寸。我让人把他扔在中心医院急诊室了。皮外伤死不了人的，不过足够他养个一年半载了。”我长出一口气，笑着说：“虎哥帮我这么大忙，光说谢谢就太不讲究了，今晚我安排，去哪儿玩哥哥随便挑。”

他把烟蒂按死在烟灰缸里，满脸深不可测地说：“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我该得的老弟一分也没少给，要是再麻烦你，传出去别人会说我不仗义。就这样吧，我先走了。”他背对着我整整衣服，忽然又说，“你最好过一会儿再出去，干我这行的仇家太多，这次是王宝龙，下次没准就轮到我了。老弟人不错，我不想连累你。”反手开了门飘然而去。我看着他那些佻倭的背影消失在楼梯拐角处，忽然觉得他很可怜。

很多年之后我在一家破旧脏乱的早餐店里再次见到他，他正拿着抹布

